

A 片再現的問題—由異端到常態 的 A 片文化

簡妙如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

研究生

A 片再現的問題—由異端到常態 的 A 片文化

摘要

A 片到底有什麼問題？本文經由對近來電視媒體、雜誌書刊經常出現的 A 片話題、題材的觀察，認為我們應將對 A 片／色情問題的思考置放於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之中。透過分析 A 片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詮釋與使用的常態文化，本文發現 A 片常態文化是：男性專屬的文化、以“道德的僭越”為樂趣、將女性排除或收編於男性的情慾觀點中。而透過媒體對社會真實的正當化作用，環繞著 A 片／色情的常識建構背後，還隱含著我們將“成人”等同於“男人”、將“情慾正常化”等同於“A 片正常化”這些被扭曲的社會真實。

透過思考 A 片常態文化的問題，本文主張 A 片的常態文化不能一笑置之。它所顯示的問題不只是父權社會對男性的縱容、將女性以性玩物的形象看待；更是女性情慾主體及情慾文化的缺乏；以及色情管制政策對於上述 A 片／色情問題的盲目。因而 A 片問題並非只是性別政治的場域，更是性慾政治的場域；而要發展女性情慾文化，一方面需女性發揮其行動力改變為男性所主宰的性文化，另一方面許多保持沈默的男性也應有所省思。

關鍵字：A 片(adult movie)，色情(pornography)，再現(representation)，常識(common sense)，社會真實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壹、 A 片的再現

你／妳看過 A 片(adult movies)嗎？也許看過，也許沒看過，但這不成問題，因為有關於 A 片的事物，愈來愈容易在我們週遭出現。以下便舉幾個實例：

一、 電視

(一) 超級星期天／華視

那個星期天的晚上(29/12/'96)又如往常一般打開電視收看「超級星期天」(Super Sunday)。它最受歡迎的單元－「記者會」，訪問的是歌手小剛。按照慣例，製作單位訪問了幾個他的好友，結果眾人(亦是知名藝人)紛紛爆出小剛不為人知的特殊喜好：看A片、蒐集A片、以“飯島愛”為偶像等。這個八卦消息一出，主持人(張小燕、庾澄慶)及現場觀眾馬上一片嘩然(曖昧笑聲四起)。這過程有幾個重點：

1. 當小剛說他以“飯島愛”為心目中最傾慕的女人時，男主持人庾澄慶特別瞪大眼睛，身體往前，似乎和小剛成為夥伴，並回頭啾啾笑聲四起的現場觀眾：「你們這些笑的男生，都知道！對不對！？」。
2. 張小燕一臉狐疑，不知道他們在笑什麼。經庾解釋“飯島愛”是日本最知名的A片女主角時，她才也瞪大眼睛，覺得好笑，但又尷尬得一時之間說不出任何話來。
3. 因為小剛的歌手好友謝麗金爆出他嗜看A片的內幕，於是小剛也提供一個獨家消息，說謝每年聖誕節許的願望是：早日脫離處女。

當天的節目還有另一個單元：「每週一曲」，由黃子佼裝扮成某個歌手，重拍其MTV代表作。那天他模仿的是蘇慧倫的“檸檬樹”，因為原片中蘇飾演一位服裝師，拿布尺和木尺幫兩個大個子男生量身體。可是到了黃的重拍作時，他改成“檸檬樹S/M版”，在畫面上拿出“蠟燭”和“皮鞭”往那兩個男生走去，現場觀眾又是一陣大笑

(二) 關於男人／台視

「關於男人」是作家周玉蔻所主持的談話性節目，有一天(27/3/'97)播出的單元是「看A片、拍A片」，請到兩位三級片男、女演員，以及女作家陳燁、女藝人喬可欣(見 林育名,1997)。在節目中，兩位演員侃侃而談其演出經驗，在主持人的詢問、討論下，拍A片彷彿已是另一種“專業”。至於那位女性專家

與主持人則提出現在的A片只是拍給男人看的，其實女人想看的是不一樣的A片（比如某位帥氣男明星的臀部[△]。於是“A片”一時之間好像成了我們正視男女“性生活需求”的主要事物，而它是一個需“專業”投入的行業與商品，它只是男女需求有異。至於A片本身是否有什麼問題，卻在這樣的談話中似乎是看不出來的

（三）花魁藝色館／華衛

以上兩個例子都是三台的節目，至於在第四台中看到A片的影子（而不是播放A片）早就不是新聞。近來的代表作便是高凌風所主持“成人情色節目”－「花魁藝色館」（華衛）。這個節目徵求許多少女裝扮成護士、修女、學生等不同職業的角色，在螢光幕前作脫衣表演，日前也遭到電研會、新聞局廣電處的批評與注意（黃秀慧，1997）。穿著綠色上衣制服的少女，下半部則僅著底褲¹見 呂宗熹，1997），這幾乎是A片的翻版劇碼，它不是A片，卻是這個綜藝節目玩弄情色話題的主要構想來源。

二、雜誌、漫畫、A片索引書

除了隨手打開的電視節目，一般書店中即使是“非”限制級的書報雜誌仍是“A影”處處。看本走都會風格的男性雜誌（GQ，第四期），裡面請來著名女星（楊采妮）拍攝數張寫真照片，又是同樣的題材與戲碼：扮上護士、女學生、女軍官、女上司、修女半敞開的領口，趴著地上嫵媚望向鏡頭的眼神。A原來這樣的遊戲是不分媒體的輪番上演著。再看到以好色著稱的“兒童”漫畫－「蠟筆小新」（小新最崇拜的人物皆是著名的A片導演、女演員）、新近出版的A片索引書「A潮」（葉俊傑，1997）。A片從雜誌、漫畫企圖引人會心一笑的花招，到現在漸漸浮出檯面，成為可供收藏、鑑賞、回味再三的堂而皇之的嗜好，和其它如咖啡店索引、旅遊勝地索引似乎再沒兩樣！？

檢視上述的實例，A片符碼、題材的出現已不足大驚小怪了。它們如此頻繁地在我們身邊出沒，即使不看A片，還是能以各種面貌填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電視節目的笑料、雜誌、漫畫內容的把戲、談論兩性情慾的題材，更直接的是包裝成一般的“文化商品”、是“專業”的表演事業。

A片，A片，A片對我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呢？

貳、A片的影響是什麼？—由異端轉為常態的問題意識

A片到底有什麼問題？這必須先釐清關於A片的“問題意識”（把什麼視為是A片的問題）。一個強暴犯說他是受了A片的影響，起而效尤；一對夫妻說他們以A片來增進床第情趣；一位官員說要保護青少年免受色情出版品的污染，但仍要顧及成年人的需要。關於A片及色情¹問題的討論，在相關的文獻中本文將其粗分為兩個取向：「因果論」與「再現論」。以下將先介紹這兩種論述的重點，再據以提出本文的問題意識。

一、因果論

在因果論的探討中，色情／A片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引發性犯罪的可能。

色情傳播的高度流通，加上性犯罪的案例不斷在媒體中被報導，關心色情的人最直接的看法便是：色情材料是否引發了性犯罪、或是以暴力侵犯女性的強暴迷思等效果。於是相關的學術研究或是政府主管機構、立法機關皆以“觀看色情材料中的暴力與強暴情節”與“性犯罪”間的因果關係為其問題意識，研究色情材料是否對觀看者在認知、態度、及行為上具有引發對女性不利的觀點或“性犯罪”的影響力。

然而眾多研究的結果卻無法顯示有一致的看法。有的結論是“觀看色情”與“性犯罪”有因果關係、或密切相關(Malamuth & Billings,1986; Weaver,1992; Russell,1992)；有的則是證明沒有因果關係(Padgett, 1989)，甚至有丹麥的研究認為色情的易得性與性犯罪率的降低有因果關係(Kutchinsky,1973)。這些研究的成果大多也反應在其規範性的論述上，以因果關係的論點來試圖影響政府政策或社會大眾對色情的規範(Randall,1989:183 -226;Linz & Malamuth, 1993)。

二、再現論

再現論²的觀點則認為色情／A片的問題在於：A片的再現形式(form of representation)本身建構了什麼樣扭曲的社會真實(Kappler,1987)，而非將焦點置

¹ 本文雖以A片作為實例探討的重點，但主要是將其與“色情”問題相連，因此在下面的討論中，將不特別區分二者，而是交互使用。

² 「再現論」一詞引自「媒體與社會真實」關係的理論，意指媒體並非被動反映社會狀況，而是經由主動地對文字、圖像符碼加以組織，再藉由媒體的特定使用方式建立起有關於社會的“真實效果”（林芳玫,1996a:9-10）。

於檢驗A片是否在社會行為上引發了的實際性犯罪或對女人不利的印象。

強調 A 片“再現”的形式，大多跳脫了「因果論」行為主義式的論證方式。「再現論」認為色情的問題不應簡化在“觀看色情”與“引發性暴力”的「刺激—反應」思考模式中。因為著重於是否有可實證的認知或行為改變的數據，容易使人誤以為若沒有實證的影響效果，則“A片”的問題也就不存在（林芳玫，1996b）。而以“再現”為問題意識的所在，則 A 片／色情作為一種再現的形式本身，就已在社會中佔據了一定的位置與影響力。這包括了其由來以久的歷史，以及 A 片將其形式與內容“自然化”的社會性作用；A 片或色情的再現形式在層層的生產及觀看的意義網絡中，早就使其“再現”被視為是一種“真實的反映”了(Kappeler, 1987:2-3)。換句話說，再現論所檢視的問題點便在：A 片的再現形式建構了何種被扭曲的社會真實，同時也進一步探究這些社會真實的意義是如何產生、如何在真實生活中發揮作用。

以 Cameron 及 Frazer(1992)所作的研究為例，她們將 A 片的問題以一種超越因果論的方式來探討，主要指出的便是 A 片如何成為社會中對於“性暴力可以產生快感”的意義來源。人的行動必須有意義的支持，而不是如生物反應般“觀看”便必然“引發犯罪”。因此性犯罪者的以“性侵犯來獲得滿足”，並不是一種憑空出現的刺激反應，而是來自於將 A 片所再現的意義（比如以性虐待、對道德的僭越來獲致快感）連結到其行動中，這些性侵犯的意義才得以產生。

林芳玫(1996b)便交叉檢視 A 片的內容與男性觀眾的解讀，來探討 A 片所建構的意義是怎麼一回事。在受訪的男性看法中，A 片所運作的無非是男性自己建構的「痛快邏輯」：以女性的痛苦來代表女人的性愉悅。A 片以一套符碼化的公式來再現女性“性高潮”的事實(hard fact)，比如呻吟聲、面部的扭曲、肌肉的抽搐，更甚者是將“強暴”原有的痛苦、掙扎，最後必以快樂的高潮收場。女性是否達到高潮不是來自於女性主觀的詮釋，而是由男性單方面的將女人的身體及生理狀態（如性高潮）加以定義。A 片以及男性對於 A 片的解讀根本就是男人的自問自答，是對於“女人應該如何”的一廂情願的看法。

經由上述這種「再現論」的探討，我們才得以理解“強暴迷思”是如何被建構的（而不是只檢驗“觀看 A 片”是否增強了“強暴迷思”）。當 A 片的再現形式成為男性對於“性”以及“女人”的單方面的看法時，女人說“不”便無法代表其真的拒絕性行為（因為男人認為女人的“拒絕”，在性行為之後終究會是快樂的性高潮），A 片／色情使女人被沈默化了(pornography silences women)，它阻礙了女人對於性的溝通效果(Hornsby, 1995)，這便是強暴迷思，這便是 A 片的再現形式所建構的被扭曲的社會真實。女性關於自己要不要有性行為、是否有性高潮，全都脫離了她們自己可以論述的範疇、也無法經由相互主觀性的溝通來獲得“共識”。因為在 A 片、在男性的觀點中，這些都已被定義妥當（女人說“不”就是“要”），女人根本沒有發言的空間、沒有溝通的可能。

三、由異端轉為常態的問題意識

本文對於色情／A片的問題意識主要也來自「再現論」，也就是強調A片於社會中的再現形式而非因果關係的檢證。但在將什麼視為是A片再現的問題，也就是在“問題意識”上則稍有所不同。

上述的再現論，關注的大多仍是色情問題的“異端性”，也就是我們會視為不正常、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男人的確不應將其性快感建築在對女性使用暴力、使女性感到痛苦上，或者是不應有強暴迷思的觀念。但本文卻想進一步將問題意識回歸到“常態”，也就是我們（不管男、女，不管有無看過A片）會視為是普通常識(common sense)、理所當然的生活世界中來檢視。比如先前所舉的各個例子：拿A片當笑話、當成一般的收藏

本文希望將A片的異端性問題先暫放一旁（並非其不重要），而進一步去日常生活中（而不是A片中）挖掘“A片的再現”建構了什麼樣的文化意義、或是知識社會學中所說的被客觀化的知識、常識（Berger & Luckman, 1966）。這便是本文所稱的“A片的常態文化”。意指的是A片在我們的常識中，或至少在一種公開的、檯面上的情境中被運作、解釋及使用的方式；而非將其抽離出生活世界作分析，或只看私人的、檯面下的個別觀看與解讀。至於這樣的“常態文化”為何是A片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它的問題何在，便是本文論述的重點。

參、A片的常態文化

以下我將先指出A片的再現形式如何能建構客觀的社會真實；其次便據以分析先前所舉的實例，檢視A片的常態文化具有什麼問題。

一、A片與社會真實的建構

由日常生活中來瞭解A片所形成的社會真實，一方面需解決的是A片的再現形式呈現了什麼樣的常識、如何形成；另一方面則是A片符碼在日常媒體中的出現，如何參與了這個社會真實的建構。前者基本上是知識社會學，也可稱為是現象社會學的探究角度；後者則是傳播研究中的媒體社會真實建構論(Adoni & Mane, 1984)。這個部分，本文主要以戴育賢(1994)將媒介真實建構論以回歸現象社會學的觀點³來加以說明。

³ 戴育賢(1994)的修正主要是指出Adoni & Mane(1984)對於現象社會學之真實建構論的雙重扭

(一) A 片的“常識”

現象社會學主要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如何累積常識、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真實，並據以行事的過程。在這個源自 Schutz(1962,1967)及 Berger & Luckman(1966)的社會學觀點中，社會真實／常識是一個由行動者不斷“由內而外”的客觀化，再加上“由外而內”的主觀化／習慣化的持續建構過程。這個過程隱含了三個重點（整理自 戴育賢,1994:171-173）：

1. 以相互主觀性作為客觀真實的基礎。
2. 客觀化使社會制度得以存在，行動者無法質疑而成為其規範的對象。
3. 但制度的客觀性仍能透過內化所導致的省思產生真實知識，並進而造成社會的改變。

以 A 片文化所形成的普通常識而言，依循著這個客觀真實建構的過程，我們至少可以觀察到三個關於 A 片的常態文化，或說有關於 A 片的常識、客觀真實：1.A 片是一種男性文化的代表、2.A 片所操弄的是男性對“道德僭越”的樂趣、3.女性在 A 片文化中，不是被沈默化便是被收編。

(二) A 片是專屬於男性的文化

以「超級星期天」中的記者會為例，當談話中出現有關A片的笑話時，產生這個笑話的是一個男生（小剛），而預設會聽得懂的人（那些知道“飯島愛”是著名的A片女演員者）則是男人。尤其是庾澄慶特別曖昧的與現場男性觀眾的對話：「那個男生沒看過！」，一時之間在場的男性都自動的被劃入這個男性文化圈，不管真懂或不懂。這樣的劃分清楚的指出：A片是男人所共享的公開秘密。就好比《A潮》這本書可以大言不慚的說：

如果看 A 片有罪，那台灣一半人口都犯法。

目前上了年紀的男子，最有話題交集的共同回憶，即是偷偷的跑去看小電影或插片；談到

曲。第一重扭曲是：不當的將客觀真實、象徵真實與主觀真實分割開來，使三者不再處於辯證關係，而是因果關係，這並不符合現象學的基本精神。第二重扭曲是：將各種真實化約為可以“統計”測量的各種“變項”與“指標”，使這些變項及指標遠離了日常生活中行動者主觀的意義建構（這個部分亦可參見 林芳玫，1996a:11）。

愛雲芬芝、史脫樂、艾曼妞 連笑譚攝[，嘴角都會提起壞壞的笑意]見 葉俊傑,1997, 封底宣傳)。

在男性之間的相互主觀運作下，看 A 片以及相伴的 A 片笑話對男性而言，早是稀鬆平常的基本常識；同時這樣的常識亦具有規範力量，不知道的人也要努力讓自己知道，否則恐怕便要遭到其他男生的訕笑。

(三) A 片所操弄的是男性對“道德僭越”的樂趣。

在 Cameron 及 Frazer(1992)的研究中曾指出：色情的特質具有一種“內在的僭越性”(inherent transgressiveness)，而它也是文化中最公開的秘密(p.377)。因為 A 片／色情所呈現的內容，大多是在社會中被定義為不應做的事，比如性虐待、亂倫，或至少在公領域中不可直接面對的性行為。但因為這些異於常規的性，比正常的性更具吸引力，於是它便以“A 片／色情”的形式出現，表面上是一個虛構之物，但實際上它卻是我們社會中最熟悉的關於“性”的再現。

於是當我們看到蠟燭、皮鞭時，便知道它的來源而能“會心一笑”；當我們看到女明星拍不同“制服”的照片，也能意會它所隱含的性幻想是什麼。純潔的護士、女學生，聖不可侵的修女、高高在上的女上司、女軍官 A 都是道德倫常中“渺小的”男性不可、或無法產生性關係的幾個角色；但這些角色在 A 片中卻是標準的、要一再加以踰越的對象。而且這種道德的僭越（不管是強暴、性虐待或是不倫的性關係），在 A 片中最重要特點是：不會受到道德的制裁（見卡維波,1997），因為所要描述的是性行為，A 片最後總以滿足的性高潮作收場。然而當我們將注目的焦點轉換到日常生活時，仍能發現男性一樣優遊於這種“道德僭越”所帶來的樂趣。A 片的特質被重複濫用為男性雜誌、綜藝節目一再使用的題材。更重要的是，它被肯定的是帶來樂趣的部分，至於樂趣後面的“道德”問題早就消失無蹤了。

(四) 女性在 A 片文化中，不是被沈默化便是被收編。

雖然 A 片是男性專屬的文化，但 A 片文化並不真的只觸及男性，在「超級星期天」的 A 片笑話場所中值得注意的還有女性的角色。張小燕對於笑話內容（飯島愛）的不解狀，是典型的社會性別區分下所設定的女性角色：女生不應該聽懂男生的 A 片笑話。這強化了 A 片是男性專屬文化的“common sense”。但如果女性聽得懂，其反應並非是對這樣的 A 片笑話有反感，反而是同樣覺得好笑或進而加入笑話的生產（如小剛與謝麗金的互爆內幕，皆環繞著“性”打轉）。這樣的接收方式不僅不是女性自主力的展現，甚至是協助強化了女性在 A 片文化中的角色（如‘脫離處女’的聖誕願望；比如報名參加“花魁藝色館”的少女）；女性為

男性的“性”態度所收編，接受男性對女性“性開放”（與A片中的女性角色相符）的期望。於是女性不是被迫沈默了，不然便加入A片的男性文化之中。

結合上述三點的觀察，我們可以解析出A片的再現形式如何建構其常態文化的客觀真實。首先，男性之間的交流與默契，“由內而外”的連結父權社會的運作，形成了A片是男人專屬的文化，是其公開的秘密。於是只有男性可以講A片、黃色笑話，女性若公開講或看就會被視為是不恰當的、不符合淑女風範。這樣的觀點在男性之間、女性之間與男女之間相互主觀的運作，已具有客觀真實的基礎。其次，將這個客觀真實反過來看，它的另一個意涵則是：是男生就不應該聽不懂“飯島愛”；而女性即使聽得懂，在公開的場合中最好也要裝作不懂。於是這個客觀化使其社會制度（男性父權社會的宰制）得以存在，而身處於此社會中的行動者（不論是男或女），便理所當然的成為被規範的對象，對於A片文化所劃定的性別區隔，便無法受到質疑。當這樣的客觀真實又再“由外而內”的成為我們自己的主觀意識時，它便成了：男生沒看過A片就太遜了，女生再怎麼樣也不好說自己懂得許多。久而久之，我們也就習慣了「男人談A片是正常，女人談A片恐怕就要另眼看待」的常識規範。

然而最後，這樣的客觀真實並非沒有改變的可能。近年來經由女性本身的省思而產生的對A片的批評（比如'95年台大女研社看A片活動、比如林芳玫,1997），女性公開的談A片，也漸有提出要看她們想看的A片的呼聲（如“關於男人”節目中的周玉蔻、陳燦），於是A片文化是否僅屬男性專有便開始受到質疑、女人要對A片品頭論足也不是那麼不可以（見陳韻如,1996:14-16），這都可說是A片文化近年來逐漸產生的改變。

（五） 媒體中的A片文化：再現的再現

經由上述這個A片客觀真實的建構過程，我們可再進一步將現象社會學的觀點應用在解釋媒體（尤其是電視）參與真實建構的過程，這其中的重點是（整理自戴育賢，1994:177-178）：

1. 媒體的傳播能夠讓某些個人的主觀活動外在化、客觀化，再內化進閱聽人的主觀意識，造成一些理所當然的刻板印象。
2. 電視成了當代正統真實定義者，其任務是將人類建構出的各種社會制度加以整合，提高其正當化的層次。

這裡所作的便是將媒體中所呈現的A片常識與社會真實的建構加以相連。若說A片本身是一種再現，則其在這些媒體中被挪用、被詮釋的方式可說是另一種再現形式。單獨的A片再現也許可以作各不相同的解釋與利用（比如有人會作為性犯罪的意義來源，有人不會；有人會藉以增進夫妻的床第之樂，有人不

會)，但當 A 片以“再現的再現”方式出現時，它卻擁有一定的客觀真實的地位，進而也對個人具有客觀強迫性，即使是被扭曲的真實。而這裡所強調的客觀真實就不再是侷限於“A 片”本身的範疇，而是連結了社會情境脈絡的其它社會真實。

以本文所舉的實例來看，在媒體之中的呈現，A 片文化至少還建構了兩個社會真實：1.所謂的“成人”指的只是男人；2.性慾正常化、A 片的專業化被等同於 A 片的正常化。

1. 「成人」只有男人。

在我們的社會中，對於「成人」的概念，意指的其實只是男人。被排除在“成人”之外的，不只是未成年的兒童，還包括女人。而這樣的排除（或說男性對於“成人”這個名稱的獨佔），不僅來自於各種“成人”的媒體產物，來自於古訓中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還來自於政府官方的色情管制政策上。

首先，在所有標榜為“成人節目”、“成人雜誌”、“成人電影院”的媒介產品中，幾乎不會有人不知道這個“成人”所指的是“男人”。以高凌風所主持的“成人情色節目”——「花魁藝色館」為例，在節目內容的安排上，穿著清涼的、扮演不同角色的只會是女性，而邀請的來賓、打電話參加Call in遊戲的便都是男性。主持人說的是：「假期到了，我們來觀賞下面這段影片，搞賞一下自己的辛勞」，接下來播出的便是千篇一律的內容：一位金髮女郎逐一褪去衣衫，在鏡頭前不斷展弄身軀。C在這個節目中被觀看的只會是女體。而我們很容易便能明瞭主持人所謂的“我們”，意指的便是隱藏在個別的家，在螢光幕前觀看的男性觀眾。於是所謂的“成人”節目，指的其實是「男人觀看女體」的這種節目，這是一種“常識”，根本與觀眾是否已年滿十八歲的問題無關。“成人”一詞的意義在這種common sense中已經被扭曲。

其次，具有正當化地位的官方政策，對於“成人”為男人所獨佔的扭曲狀況亦不曾加以質疑。政府在擬定色情出版品管制政策時，常以“分級制”作為解決之道，而支持分級的理由則多是：基於保護青少年的立場，但又要正視成年人的需要（見 喻小敏,1995；羅文嘉,1995）。於是所謂的 A 片（成人電影）便被以“成年人”的需要一詞，用分級制將其合法的存留下來。代表父權制度的官方政策，巧妙的以觀看 A 片／色情的“年齡”問題，掩蓋了其中的“性別”歧視問題。以保護青少年為名，將色情問題中女性所受到的貶抑、女性觀點下的情慾需求置之不理。將所謂的“成年人”的需要，對照市面上流通的色情材料，我們也就不難明瞭這裡的“成人”仍只是男人，尤其只是異性戀下，習於把女人物化而加以消費的男人。

2. 性慾正常化、A 片的專業化被等同於 A 片的正常化。

檢視這些 A 片題材在各個大眾媒體中的出現，除了作為玩笑、吸引男性觀眾的養眼鏡頭外，近來還有一種作法是：將 A 片作為談論男女情慾性事的主要話題。不管目前我們對於“性”這樣的事抱持了什麼看法，在媒體的正當化作用下，要談論男女情慾彷彿就得先從看 A 片談起；一方面這顯示了我們“性慾文化”的缺乏，另一方面則隱含了將 A 片以正視人們性慾需求的方式加以包裝，性慾被正常化之後，A 片連帶的也被正常化而不需質疑。

台灣的電視節目一片談“性”的風潮實在已不足為奇（見 盧郁佳,1997），而談 A 片的也不再僅只於作笑話般的呈現。以「關於男人」這個節目為例，它請來 A 片演員、女作家來談論拍 A 片、看 A 片。在這個談論 A 片的場合中，女主持人與女作家充分發揮其發言的行動力，直接點出現在的 A 片只是拍給男人看，忽視了女人也要看其想看的 A 片。在批評男人拍給男人看的 A 片時，這樣的觀點值得慶幸之處是：不將女人去性化、無慾化；肯定女性也有情慾需求，並將這個需求在媒體上公開發聲。在正視女性對於“性”的能動主體(agency)上(何春蕤, 1996)，可說是一項正面的肯定。

但在這樣的談話中也隱藏了一些危機：似乎只要有拍給女人看的 A 片，那麼男人的 A 片也就沒什麼問題。這就好比前述例中以“年齡”掩飾“性別”歧視的問題一般，以“性慾的正常化”來抹去現今“A 片”的問題。此外，節目中請來 A 片演員談論其拍片經驗，A 片儼然成為另一種“專業”，更遑論現在還有 A 片索引書籍的出版。在“專業”一詞之圖騰包裝下，將 A 片專業化，也是另一種使 A 片正常化的障眼法。

二、A 片常態文化的問題與啟示

經由上述對於 A 片常態文化的解析，我們必須進一步省思這些關於 A 片的常識背後所隱含的問題。A 片影響的極端也許是強暴或性暴力，但在這個極端之前，它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不容忽視。這包括了：

1. 父權社會對男性的縱容、將女性以性玩物的形象看待。A 片作為男性間最公開的秘密，幾乎是人盡皆知的普通常識，但就在這種常識中，A 片文化對女性的貶抑與污衊問題也就被懸置而不被質疑。
2. 女性情慾主體及情慾文化的缺乏。在需要雙方互動的”性“這件事上，只有男性有相關的語言（尤其是被 A 片扭曲的性知識）可發揮能動性，但女性沒有。女性不是失去能動性，便是為男性的情慾文化所收編。
3. 色情管制政策對於上述 A 片／色情問題的盲目。即使在性犯罪中的受害皆是婦女及兒童的情況下，我們的色情管制政策仍一味地採”保護青少年“的分級制。只要這些被視為受害者的人不看，而這些通常是加害者的”成人／男人“仍然可以恃無忌憚的觀

看、滿足其”需求“。這種只以”年齡“作為保護依據的思考方式，可說是父權社會以男性為宰制中心的一貫作法；根本忽視了色情問題的根源是由其男性生產者、觀看者以及整體社會文化所相連而成的共犯結構。

由這些問題的提出，我們還可得到兩個重要啓示：

1. A 片問題並非只是性別政治的場域，更是性慾政治的場域。當女生說要群聚看 A 片，居然可以引起那麼大的爭議時（陳韻如，1996；羅燦煥，1996），我們不難看出男性對於“性”的宰制有多強。然而這裡要提出的並非只是要求女性也有看 A 片的權利（性別政治的範疇），而是把 A 片文化視為“性慾政治”的場域：女性在性慾及身體上不但要拒做男性的客體，更要營建自己情慾的主體性（顧燕翎，1996）。這便需要打破為男性所主宰的性文化（尤其是 A 片的常態文化），使女人在性慾的場域中正視自己的主體性，拒絕男性的定義方式。
2. 發展女性情慾文化、改變男”性”文化，女／性能動主體才有運作的條件。但推動女性情慾自主、發揮女／性能動力時（何春蕤，1996），我們還應體認到：

能動性(agency)的發揮不僅需有施力的對象，也應有其施力的條件。性文化不應成爲一套男性文化，一套女性文化的平行線；能動性的發揮必需有相互主觀性。因此改變男“性”文化中的女性附屬地位，將女性觀點的情慾文化擴展成爲男性對“性”文化的客觀認知，這才是女／性能動力真能加以運作的基本條件。這也是本文要由日常生活來檢視 A 片問題的原因。

肆、 結論

A 片被當作是笑話的材料、當作是探討情慾的題材，當作是男人間的公開秘密，是“成人”的需求。將這些 A 片常態文化也加以質疑(problematize)，這才使我們能對這樣的“理所當然”有所省思。

A 片常態文化的發展自有其社會情境與歷史物質的基礎，看看我們週遭：到處是男性的凝視(male gaze)。廣告中、電影中的女人是被觀看、被慾望的性玩物；由瘦身業到影視文化、由女明星的海報、到掛在機車輪後的擋泥板 A 女體的裸露被仔細雕琢，像是可收藏、佔有的物品，也可以最隨意的被使用、作裝飾。隱藏在這些畫面背後的操作者、觀看者皆是男人的眼睛。女性配合著男性的“性趣”而搔首弄姿、而性感可人；男人之間則對於“性”的玩笑習以爲常，制服美女、蠟燭、皮鞭對他們而言根本不足爲奇。到後來是成爲最麻木不仁的一種：只當成笑話。這種建築在踐踏女性基礎上的笑話，不管它是公開的媒體素材或是私下的會心一笑，毋寧都是很殘酷的。

我們可以談論 A 片、可以談論要如何正視人們的情慾需求，但這並非意味

著二者是等同的事物。而單單以行為主義式的論述，就判定 A 片沒有問題，根本就藐視女性作為一個人的存在。在 A 片的常態文化探討中，我們根本還不需去看各種駭人聽聞的性侵害，便已知道這種男性專屬文化對女性的貶抑與宰制。男人自己的性慾望是“成人”的需求，必須被尊重，但這需求卻根本是：以媒體、影像及意識形態的操弄，來形成男性一廂情願的情慾觀，慰藉男人自以為苦的性焦慮。

或許也有不少男性對上述批評要加以反擊：我們也不喜歡看 A 片，講 A 片式的笑話啊！但這樣絕對是不夠的。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默視自己的男性族群繼續持有被父權社會寵壞的劣根性，使這個劣根性成為所有男人的客觀事實，成為男性的標幟（這豈非是另一種貶抑！？）。在一群男性講葷笑話的場合，絕不願作那個敢仗義直言的人；在社會開始批評媒體貶抑女性、充滿性暴力時，將焦點轉移為“救救孩子，遠離色情與暴力”（這是四月份最新的新聞局口號），只要小孩（或者包括女人）不看，自己看，而且有這個“需求”是不打緊的。因為“大家都是男人嘛！！”。就是這麼一點諒解、私心與懦弱，這些只敢說自己並非如此的男人，也變得“無聲”（speakless）了。這些沈默的男性不敢站出來挑戰，只因怕別的男人笑他不是男人！！多可怕的父權文化客觀事實的規範，這個規範阻礙了男性改變這種客觀事實的可能，更阻礙了女性發揮能動力的條件。

A 片的“常態”也許只是笑話一則，但它的“笑”果卻使女性淪為以美貌、性高潮來肯定男／性能力的附屬“性”元素。它好笑嗎？的確，在綜藝節目了無新意的黃色笑話裡，它早就是我們貧疾、可笑的性文化的代表作了！！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卡維波 (1997) 〈三級片中的強暴〉，《聯合報》，1997/1/20，37 版。
- 呂宗熹 (1997) 〈花魁藝色館過火，電研會撻伐〉，《自由時報》，1997/4/2，22 版。
- 林育名 (1997) 〈禁忌 A 片大家談〉，《自由時報》，1997/3/27，24 版。
- 林芳玫 (1996a) 《女性與媒體再現》。台北：巨流。
- 林芳玫 (1996b) 〈男性觀眾與 A 片的「痛快邏輯」〉，「『性批判』研討會」論文。台北：外雙溪。
- 林芳玫 (1997) 〈她真的爽到了嗎？—A 片與男性的大哉問〉，《自由時報》，1997/1/18，33 版，自由副刊。
- 何春蕤 (1996) 〈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中外文學》，25(4):6-37。
- 陳韻如 (1996) 〈臺灣婦女運動與媒介—臺大「A 片影展」的媒介論述〉，「『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新莊。
- 喻小敏 〈權限下放，真有難「色」〉，《中國時報》，1995/2/9，41 版。
- 黃秀慧 (1997) 〈花魁藝色館，露得太過火〉，《中國時報》，1997/4/2，7 版。
- 葉俊傑 (1997) 《A 潮—情色電影大搜密》，台北：喜閱文化。
- 盧郁佳 (1997) 〈性節目橫流，是群眾性焦慮的投射〉，《中國時報》，1997/3/9，11 版。
- 戴育賢 (1994) 〈大眾媒體與真實建構—一次現象社會學的探討〉，《新聞學研究》，48:169-192。
- 羅文嘉 (1995) 〈書刊分級制，「有所不管」〉，《中國時報》，1995/4/21，11 版。
- 羅燦煥 (1996) 〈性(別)規範的論述抗爭：A 片事件的新聞論述分析〉，「『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顧燕翎 (1996) 〈台灣婦運中性慾政治之轉變—受害客體抑或情慾主體〉，「『性批判』研討會」論文。台北：外雙溪。

英文部分

- Adoni,H. & Mane, S.(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3): 323-340.
- Berger.P.L. & Luckmann(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Cameron,D. & Frazer,E.(1992) On the question of pornography and sexual violence: Moving beyond cause and effect. In C. Itzin(Ed.), Pornography: Women, Violence and Civil Liberties, pp.359-383.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swold,W.(1994)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 Hornsby J.(1995) Speech act and pornography. In S. Dwyer(Ed.), The Problem of Pornography, pp.220-232. NY: Wadsworth.
- Kappeler,S.(1987) The Pornography of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Polity.
- Kutchinsky,B.(1973) The effect of easy availability of pornography on the incidence of sex crimes: The Dan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9(3):163-181.
- Linz,D. & Malamuth,N.(1993) Communication Concepts 5: Porn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 Malamuth,N.M. & Billings,V.(1986) The functions and effects of pornography: Sexual communication versus the feminist models in light of research findings. In J. Bryant & D. Zillman(Eds.), Perspectives on Media Effects, pp.83-108. Hillsdale, NJ: Laurence Erlbaum.
- Padgett,V. et. al.(1989) Pornography, erotica, and attitudes toward women: The effects of repeated exposur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6(4):479-491.
- Randall, R.(1989) The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In Freedom & Taboo: Pornography, and the Politics of a Self Divided, pp.183-22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ssell,D.E.(1992) Pornography and rape: A causal model. In C. Itzin(Ed.), Pornography: Women, Violence and Civil Liberties, pp.310-34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tz,A.(1962) Collected Paper.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J.(1992) The social science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evidence: Perceptual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exposure to pornography. In C. Itzin(Ed.), Pornography: Women, Violence and Civil Liberties, pp.284-30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Problem of Adult Movie - From Abnormal to Normal